

【文学艺术】

贾岛送别诗的艺术特色研究

陈海丽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贾岛送别诗约占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以近体为主,其中又以五律居多。诗歌形成一定模式,并多以“磬”、“鹤”、“松”、“雪”、“猿”等清冷意象为代表,虽属应酬性作品,写景画物却十分清新与工整,颇具艺术研究价值。

关键词:贾岛;送别诗;五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82-04

A Study to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on Jia Dao's Send-off Poems

CHEN Hai-l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About a quarter of Jia Dao's poems are send-off poetries and most of which belongs to "recent style", especially many of them involve the kind of "five rhythm" (five words per statement). His poems form a certain mode which mostly have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cool subjects, such as the rock (especially the kind of big and hard ones), the crane, the pine, the snow and the ape, etc. Although the send-off poetries are compositions written for the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describes the things, however, clearly and trimly, and they are valuable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arts.

Key words: Jia Dao; send-off pretry; five rhythm; art

贾岛一生“蹉跎随泛梗”,以亦儒亦释的身份,足迹广踏大唐帝国,其交游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士子,从高僧名道到外国友人,有姓名可考者达一百四十余人。中晚唐社会形势颇为复杂,贾岛独特的身份使得他经历送别无数。据《长江集》及其附集统计,贾岛送别诗约114首,占其诗歌总数404首的四分之一强。送别诗在唐代本就颇为盛行,“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的贾岛更是把抒发与朋友的别离之情,作为诗歌创作重心,其送别诗大多清峭而不失婉转,对后世影响不小,颇具艺术研究价值。

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状况却已远逊于盛唐。时代的云霾,在贾岛和同时代人心里投下了无可避免的阴影。送别作为一种最能折射复杂社会心态的群体性社会活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面对日趋频繁、已成为生活与应酬主要内容的送别,人们很少再有缠绵悱恻的伤痛,“挥手自辞去,萧萧斑马鸣”的气壮山河也已一去不返,淡淡的感伤都掩藏在平实的言语里。贾岛亦是如此,他“三十年来长在客”(《夏日寄高洗马》),淹留长安也达二十余年,与众多的僧人、道士、应试举子有过往来;数十年科举不第,无官务缠身的白衣秀才生涯,亦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与姚合等人的唱和活动。《长江集》中与岛交游,有姓名可考者,达一百四十余名,浪仙为友人们创作了大量的送别诗。

贾岛本清高、孤傲之人,坚持“饥莫诣他门,古

德宗建中、贞元年间的政治改革与救弊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调节了士人心态,社

收稿日期:2003-06-10

作者简介:陈海丽(1979-),女,湖南郴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人有拙言”(《朝饥》),傲视权贵,自守清贫;他亦是诚挚之人,怀着“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的真心,笃信“掘井须到流,交接须到头”的交游原则(《不欺》),坦坦荡荡。其交游友人,据《唐才子传》载:“李廓,少有志勋业,揽辔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困场屋中……工诗,极绮致。与贾岛相友善。”^[1];雍陶,“恃才傲睨,薄于亲党”,“与贾岛、殷尧藩、无可、徐凝、章孝标友善,以琴樽诗翰相娱”^[1];张籍“性狷直”^[1],孟郊“性介,不谐和”^[1]。他们“皆别家千里,游宦四方,瘦马羸童,青衫乌帽,故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情之思,衔杯命素,又况于同志者乎。声调相似,况味颇同”^[1],多为性情相投的耿介之人。贾岛与僧道交往也不少。他应举之前,曾为僧十数年,云游四方,结交不少空门中人,还俗后虽“日日攻诗亦自强,年年贡举在名场”(姚合《送贾岛及钟浑》),诗歌也得到韩愈、孟郊等人的赏识,却长期得不到科举制度所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屡试不第,徒自感伤,又屡居于青门,与无可等僧人往来甚为密切。先释后儒,亦儒亦释的身份,赋予贾岛送别诗以鲜明的特色。

贾岛《长江集》中的送别诗,从内容上大致可分送僧道归山、游方,送友人如边,送举子及第落第归家,送官吏远任、离任、归隐,及自别友人五类。送别僧道的诗作四十余首,是贾岛送别诗的主体,大都具含禅意,如《上谷送客游江湖》的“莫叹迢迢分,何殊咫尺别。江楼到夜登,还见南台月”,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透彻。因为禅意的浸染,贾岛的送别诗颇少感伤,即便是相思,也是“便寄相思札,缄封花下开”(《送刘式洛中覲省》),有一种“后会不期日,相逢应信缘”(《送僧归太白山》)的豁达。

宋末江湖派诗人方岳《探雪偶谈》曾云:“贾岛浪仙产苦寒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气势,掩夺性情,特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深有寂入仙源,峻者迥出灵岳。古今人口数联,固于劫灰之上冷然独存矣。致以其全集,经岁逾纪咀绎,如钁葱佳气,瘦隐啸吟,徐露其妙,令人首肯,无一可以厌斲”^[2]。贾岛确实有着意于狭小视界、琐屑事物中体悟生活情味的构思方式与创作特点。作为文学史上以“推敲”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的“呕心沥血”相并举的苦吟诗人,他亦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精雕细琢的方式来创作送别诗,在诗歌意象、题材与体裁的选择上也颇费心机。

二

美国心理学家克罗齐在《心理学纲要》里指出:

“以前多次知觉过一个刺激模式,这频率本身就可以形成定势。因此,对一个问题愈熟悉,对它产生知觉的定势就愈显著”,“知觉者的需要、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念”,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每一个人(凡是可能的时候)都通过找出‘适合’于他最初的定势并用来加强这种定势的对象和事件,去保持甚至加强他早年生活中的态度”^[3]。

贾岛之诗被人称为“衲气终身未除”,他的送别诗也打上了早年生活的烙印。少年出家的经历,让贾岛与僧徒有曾经共同的宗教信仰,类似的思维方式,相近的生活环境与审美趣味;还俗后与僧侣的频繁往来,亦让贾岛化解失意,安顿漂泊的心灵。写起与僧道交往的诗歌来,他自然得心应手。正如闻一多所云:“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释子在……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4],他撇开了盛唐及唐以前人以“酒”、“柳”、“月”、“草”、“水”等为基本意象组合点来表现送别时豪宕与缠绵、清新与明快的情感的特点,转向以“僧”、“鹤”、“磬”、“猿”等表现凄清、冷寂、愁苦之色的物象,来体现自己清幽的心境,形成贾岛式的清峭诗风。

鹤声孤绝,猿吟肠断(北周庾信《伤心赋》)。“鹤”与“猿”,历来受到敏感诗人的关注,被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是孤高人品的象征。《艺文类聚》卷90引葛洪《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飘逸潇洒的唐人犹喜以它们来象征自己高洁的情怀。贾岛偏爱在送别诗里写“猿”与“鹤”。“鹤过君须看,上头应有仙”(《送田卓入华山》),“漱泉秋鹤至,禅树夜猿过”(《送厉宗上人》),“垂枝松落子,侧顶鹤听棋”(《送谭远上人》),一方面使写景显得清幽,另一方面,也借以比喻友人的纯洁品质。“饮泉看月别,下峡听猿愁”(《送惠雅法师归玉泉》),“雁过孤峰烧,猿啼一树霜”(《送天台僧》),写旅途的愁苦,是为了衬托僧道的道行之高。“钵”、“瓶”、“锡”也成为吟咏对象,游方的僧人“瓶残秦地水,锡入晋山云”(《送唯一游清凉寺》),“锡挂天涯树,房开岳顶扉”(《送知兴上人》),毫无人世的牵挂。“远道擎空钵,深山踏落花”(《送贺兰上人》)一联,更是将一无所有、心外无物、了无牵挂的得道高僧形象刻画于有意无意之间。“松”“雪”也是贾岛倾向使用的意象,“池上时时松雪落,焚香烟起见孤灯”(《送僧》),“松生师坐石,潭涤祖传盂”(《送空公往金州》),造境颇为幽深,

这是作者早年生活与思想的折射,是记忆中为僧生活经历提炼的结果。

贾岛喜欢清冷的形象,也爱清冷的声音,他爱听“蝉”声,“磬”声。正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序言)》所叹,蝉,“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稟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而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昧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木之微风,韵资天纵,饮高丘之坠露,清畏人知”。吸露为食、清高孤洁的蝉,正与贾岛清峭的人格,孤独的灵魂相合,《闻蝉感怀》里,岛称“新蝉忽发最高枝,不觉立听无限时。正遇友人来告别,一心分作两般悲”,蝉的清鸣,往往提醒人们美好春天的逝去,引起人们对于身世的无限感伤。贾岛以蝉为题的诗歌不少,《唐诗纪事》载他因咏《病蝉》以刺公卿而被斥为考场“十恶”。诗人以蝉自喻,蝉咽觉山秋,送别诗里,更是以蝉作为报时的常见意象,如“几日到汉水,新蝉鸣杜陵”(《送崔定》),“岳色何曾远,蝉声尚未繁”(《送乌行中石淙别业》);“波涛路杳然,衰柳洛阳蝉”(《送丹师归闽中》),幽曳而多情味的蝉声,让敏感而多情的诗人更生几分惆怅与孤寂。

贾岛也偏爱“磬”,钟磬是一种极富诗味与禅意的意象。它悠扬动听,袅袅不绝,能使静谧的世界远离人寰,显得空灵与悠远;与僧人淡薄闲静的心态亦暗合,传达出永恒的宁静,将人与宇宙合而为一,洗涤心灵使之神清气爽。贾岛送别诗里磬声屡见不鲜。如“暮磬潭泉冻,荒林野烧移”(《送觉上人归中涂山兼谒河中李司空》),“石磬出寒韵,铜瓶结夜澌”(《送贞空二上人》),“船里犹鸣磬,溪头自曝衣”(《送僧游衡岳》),“清磬先寒角,禅灯彻晓峰”(《送慈恩寺宵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山过春草寺,磬度落花潭”(《送宣皎上人游太白》)之类,往往有一种超于形象之外的悠远诗韵,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世外桃源的宁静氛围,与喧嚣热闹的尘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许是贾岛心灵栖息的港湾。

三

相较其它题材的诗歌,送别诗往往会更早拥有接受群体。行人是送别诗的第一读者,他们的流动,无形中为诗歌完成一种文化传播,使得诗人的创作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空间,得到更快更广的流传。考虑到这一点,诗人们会以更谨慎与精细的态度对待送别诗的创作。岛亦不例外,正如《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下自注所云:“两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他的送别诗,也是倾注心血,尽日苦吟所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在诗歌上的艺术成就。

送别诗在唐代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流程。盛唐的送别诗已经随着唐诗的发展,到了顶峰时期,出现一批有名的送别诗人与诗作。后起的诗人们,在继承前人宝贵经验的同时,从题材到题材的选择,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以自己的创作为后代诗人积累了新的经验。

中唐的送别诗有了很大的改变。诗人多采用近体诗的形式来表达离情别恨,王维的近体诗就已略多于古体,从刘长卿开始,五律大量用于送别诗的创作,贾岛发展到了极致。贾岛五律共225首,几占诗歌总数的60%,送别诗中五律的体裁方式占到了70%,五律成了贾岛送别时,使用最为娴熟的一种体裁。闻一多先生以为,贾岛爱好五律,“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等做功课,二则为拈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4]。贾岛交游的文友,如韩愈、孟郊、张籍、王建、令狐楚等人均不以五律见誉,这固然与个人的才力有关,但是,贾岛的屡试不第,也确是他执著于五律创作的重要原因。标新立异也罢,才力有限也罢,贾岛确实着力于五律创作并取得成就,拥有了声誉。

对待不同的朋友,贾岛在送别诗的体裁选择与语言运用上,采取了不同的风格。一般而言,贾岛在送别僧侣道朋或官吏归觐、远任时,多采用近体的模式,又以五律为主,也有少量的七律与绝句。律诗构成的大致模式为:“点题送别(送别时间)+沿途景色+彼地风物与事情(期盼归期)”。中间两联的景物描写,是贾岛着力之处,写僧道时,他多切合僧侣道朋的身份,以“猿啼”、“鹤唳”、“冷霜”、“鸣磬”等清冷之景来衬托凄清而冷寂的旅途,少烟火气,尽管如此,贾岛的送别诗还是产生了不少佳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写独自苦吟于幽静环境中的僧人,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远道擎空钵,深山踏落花”(《送贺兰上人》),将一无所有,心外无物,了无牵挂的得道高僧形象刻画于有意无意之间;送别官吏时,贾岛往往会以生新之笔,借景物点染出送别气氛,如:“汀鹭潮冲起,船窗月过虚”,“潮生垂钓罢,楚尽去樯西”(《送朱兵曹回越》)描写吴越之地行船夜景,细致入微;“轻轍下吴国,繁霜下楚空”,吴楚之景阔大而空旷;“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送李骑曹》),朔北风光,辽远而开阔;“草通石淙脉,砚带海潮痕”(《送乌行中石淙

别业》)写景细腻而清丽;“暮警潭泉冻,荒林野烧移”(《送觉兴上人归中涂山兼谒河中李司空》),旅途之景,荒凉而清冷;“地侵山影扫,叶带露痕书”(《送唐环归敷水山庄》),写得精致细微却不嫌琐屑;“川原秋色静,芦苇晚风鸣”(《送耿处士》)写平原秋色静穆而安详;“别后叶频落,去程山已寒”(《送杜秀才东游》)写景有盛唐的气势与风范;贾岛设想异地景物也颇切合实际,“潮摇蛮草落,月湿岛松微”(《送安南惟鉴法师》)写异国的风情,南方的湿气潮味;“云当锦竹叠,鸟离锦江飞”(《送李徐及第归蜀》),蜀地风物,秀丽迷人:“火烧冈苇断,风卷雪平沙”(《送陈判官赴绥德》),状沙漠的恶劣气候,气势宏伟。贾岛心思细腻,这种诗歌里,却不愿倾注太多的离情。

以五言排律和古体写作诗歌,灵活性相对较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诗歌内容与情感。当然,使用五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炫耀才情的可能,而中唐以后,科举考试的“试帖诗”限用六韵,更使得五言排律十二句的形式多用而极盛。在涉及时事性的送别诗,如送别友人及第落第时,贾岛往往采用这种形式,或为义愤之辞,或为友人欢心雀跃,诗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送沈秀才下第东归》、《送陈商》与《送雍陶及第归蜀》均如此。诗歌构成方式多为“赞友人才华+旅程景物+由衷祝福”,对友人的赞扬不吝言辞,对时政的讥讽溢于笔端。如《送沈秀才下第东归》云:“曲言恶者谁,悦耳如弹丝。直言好者谁,刺耳如长锥”,仅是一名白衣秀士,他却有大胆向社会恶习挑战的可嘉精神。雍陶及第时,岛送诗叹之曰:“半应阴鹭与,全赖有司平”,高度评价了雍的诗赋才能,勉励雍陶“勿以攻文捷,而将学剑轻”,对友人能最终一第,不嫉不妒,以挚友的身份给予劝诫与祝福。在送别恩公令狐綯相公时,贾岛即以五排的形式,表达对令狐的感激及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

薛能称岛:“嘉陵四十字,一一是天资”(《嘉陵驿见贾岛旧题》),在语言表达上,作为苦吟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贾岛,也继承了韩孟诗派的特征,句式有散文化倾向。他的诗歌中,一四的散文句式的不少。有上四下一句,如“一千寻树直,三十六峰邻”(《送李登少府》),亦有上三下二句,如“瀑布寺应到,牡丹僧房迟”(《送馮上人》),还有五字皆单的,如“此游诣几岳,嵩华衡恒泰”(《送集文上人游方》)。他善于起结,严于章法,创作了不少颇值一读的送别诗。

贾岛送别诗的写作方式,给予后代的“贾岛派”诗人们不少借鉴。马戴送别诗的创作从遣词到造句都受到贾岛的影响。他的《送僧归金山寺》就颇似贾岛的风格:

金陵山色里,蝉急向秋分。迎寺横洲岛,归僧渡水云。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遥想禅林下,炉香带月焚。

以蝉鸣作为季节的代称,首联点明送别的时间与地点,颌联与颈联写僧人归寺途中之景,江南一带,水乡之间,西下的夕阳,清脆悠扬的磬声,使得一个高洁的僧人形象出现于眼前,尾联是设想僧人归寺以后,在月下焚香打坐的情景,整首诗与贾岛送别僧人的诗歌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在物象选择上更是以贾岛为师法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贾岛送别诗程式的特点。

贾岛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晚唐郑谷所谓的“诗无僧字格还卑”(《自贻》),从贾岛开始就已经有了迹象。贾岛的送别诗里,含“僧”的字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个势头。清人叶燮《原诗》外编称“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也有贾岛送别诗的一份功劳。

参考文献:

- [1] 辛文房. 唐才子传[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2] 胡震亨. 唐音癸签(第七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 [美]克罗齐. 心理学纲要[M].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
- [4] 闻一多. 唐诗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 黄鹏. 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论贾岛诗的艺术特色[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1): 22—28.
- [6] 李嘉言. 长江集新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 黄鹏. 贾岛诗集笺注[M]. 成都:巴蜀书社,2002.
- [8] 齐文榜. 贾岛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9] 孟冬冬.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0] 周裕锴. 中国禅宗与诗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杨彬智]